

皇朝經世文續編

皇朝經世文續編目錄

卷七十一 兵政十 兵法下

公啟曾協揆

書袁瑞慈公年譜後

專責成 勦擒十議之二

聯民圩 勦擒十議之三

攜賊黨 勦擒十議之四

重聞謀 勦擒十議之五

習長矛 勦擒十議之八

拒馬繩 勦擒十議之九

霆營兵不宜分疏

統籌新疆暨各省用兵緩急情形疏

覆陳川省兵力不能會勦黔匪疏

籌議練軍事宜疏

再議練軍事宜疏

官軍出關分起次第行走疏

上沈相國書 節錄

具陳臺北情形以明是非疏

遵 旨督辦新疆軍務敬陳籌畫情形疏 補錄

卷七十二 兵政十一 地利上

南北兩路卡倫總敘

與曾節相論南東形勢書

馮桂芬

孫衣言

葛士達

葛士達

葛士達

葛士達

葛士達

葛士達

沈葆楨

駱秉章

駱秉章

曾國藩

曾國藩

左宗棠

李有榮

劉銘傳

左宗棠

松筠

羅澤南

長江津要十三則

柳州論

永州論

答客難

浙江輿地扼要說

復張制軍書

與駱額門宮保書

大清一統輿圖跋附凡例

察看福州海口船塢大概情形疏

設險守國論

卷七十三兵政十二地利下

十三道噶牙河紀略

西行日記一則

富良江源流攷

金沙江源流攷

鴉龍江源流攷

瀾滄江源流攷

續柳江攷

潞江源流攷

禹貢黑水攷

恆河攷上

恆河攷下

馬徵麟

黃仲驥

黃仲驥

黃仲驥

鍾文烝

劉蓉

劉蓉

嚴樹森

沈葆楨

吳曾英

胡傳

馮煥光

范本禮

黃楫材

黃楫材

黃楫材

黃楫材

黃楫材

黃楫材

黃楫材

黃楫材

印度河

西域圖說

巨文島形勢

卷七十四兵政十三塞防上

黑龍江外紀節錄

康熙中俄定界始末攷邊防偶述

中俄恰克圖界約第三條通商約章類集

中俄恰克圖界約第六條

中俄恰克圖界約第七條

俄羅斯事補輯

房齋籤記節錄

俄羅斯進呈書籍記書目附

卷七十五兵政十四塞防下

從軍圖記

逆西移改協營添設汛兵疏

臺地後山請開舊禁疏

南北路開山並擬布置琅璫旗後各情形疏

請移駐巡撫疏

故相遺言

論伊犁

論邊防

論新疆改省

黃檗材

黃檗材

闕名

長青

張穆

張穆

何秋濤

管同

林則徐

沈葆楨

沈葆楨

沈葆楨

李雲麟

李雲麟

李雲麟

李雲麟

李雲麟

李雲麟

李雲麟

李雲麟

李雲麟

李雲麟

善後方略

奏為酌撤旗兵疏

擬添設茂興地方分防路記疏

奏為兩旗爭地查辦未公據實陳明疏

遵旨籌議臺灣改設行省事宜疏

吉林防務

答沈顥松大使

上吳清卿星使書

對張幼樵學士問東陲道里形勢

重脩甯古塔牙城記

代作

李雲麟

崇實

文緒

奎斌

楊昌濟

劉銘傳

胡傳

胡傳

胡傳

胡傳

兵政十 兵法下

公啟曾協按

馮桂芬

天禍吳民陸沈一旦焚燒夷戮之慘遠接宋建炎四年金元術之禍為吾吳七百有三十年未有之大劫然元末自南而北五晝夜即去如疾風暴雨之一至非若今日之賊之窟宅踣踞兩年之久而未有已也幸先帝聖明毅然於江南天下之重舉而畀之執事是天未絕我吳民之命而使執事更生之也惟是措置必規大局攻取務求萬全移兵則形勢不宜分兵則調遣不足執事遠謀碩畫所見者大某等具有一知半解不勝欽佩故一年以來未敢輒以浮詞輕瀆清聽近諗鋒車收復安慶沿江州縣次第肅清前驅已達蕪湖聞者無不額手稱慶翹首跂足於旌旗之至不獨某等私幸已也夫三郡財賦之行沃兩年倒懸之困苦萬戶壺簞之惻怛凡茲皮傳膚受之說執事心知而欲聞之概不敢以進惟是江蘇今日之情事有可乘之機而不能持久者三有僅完之地而不能持久者三敬為執事陳之一曰鄉團去年各城被陷鄉團抵死拒賊有相持至數月之久者以蘇府言之永昌徐佩璣黃土橋馬安瀾其尤也所居在蘇州常熟之間縱橫三十里內水陸勇數千附近鄉團一呼四應不下數萬嗣受中丞密檄與送款之賊首熊國全約盟而壁壘如故大軍一至必可為邪許之助遲之又久萬一事洩則廉欄及於鄉黨故屢請此間進兵不應則流涕以去此不能持久者一也一曰槍船江浙間向有之船小而行捷槍準而心齋其始弋鳥鴉為業繼為開賭演花鼓戲之湖數官不能捕軍興轉受雇防堵吳江陷其渠沙鍋阿四者死難次渠費王孫四喜亦受中丞密檄覘賊各船來往颶忽屢為賊患賊畏而招之許不蓄髮出入賊中陽陽如平常此輩顯持兩端而一狎於寬大之政一戀於毛土之恩資委心於我大軍一至必可為嚮導之助惟賊明知彼之不為用而竊縻之彼亦明知賊之不相容而暫受其羈縻日復一日必且中變此不能持久者又一也一曰內間聞賊中送款中丞者不少蘇州李兆熙至以母子為質春間李大舉來犯先期而漏師交綏而旋遁當非無因大軍一至或可為倒戈之助遲之又久亦必中變更易賊將益復牢固固不可收拾此不能持久者又一也然此猶其小者也請言其大者此猶其虛者也請言其實者其數亦有三焉一曰有兵無餉之鎮江馮鎮軍子材所統多張忠武舊部艇船等水師亦號稱勇銳賊兩攻之輒大敗今揚通一帶安堵固由賊志在南不在北亦未始非鎮江障蔽之力及今而大軍一至可保全之以為北路一面之師然餉欠鉅萬孤城無依兵心已搖潰可立恃此不能持

久者一也。一曰兵單餉乏之抗湖兩郡為賊所注意之地。兩年來以全力制之，乃靈光歸然百憾不折，可謂難矣。及今而大軍一至，可保全之以為西南一面之師，然精銳無多，師久而老，仰給過鉅，餉久而匱，比聞蕭山紹興相繼不守，四面受敵，文報不通，湖州更逼，賊氛四鄉，瓦礫幾無人煙。若無援師，終於潰敗決裂，而後已。此不能持久者又一也。一曰有餉無兵之上海、上海為餉源重地，江浙餘燼所萃，商民輻輳，兵籍數萬，可恃者不過數千，及今而大軍一至，可保全之以為東路一面之師，且可籌備水陸糧餉，然勢居下游，無險可扼，蕞爾之區，孤懸浮寄，數十里外皆賊兵，勇雖多，或為近地游民，逞憤而不能前驅，或為大營潰勇，獷悍而不知循律，雖孫吳復生，亦不能為功。幸賊不大至，視息偷安，日復一日，總非長策。此不能持久者又一也。由前三者言之，果使大軍破金陵而來，即鄉團盡散，槍船歸賊，內間無聞不礙其為破竹之勢。由後三者言之，則金陵既下，賊且徜徉南徙，自兩浙而皖南，而西江繞出，上游甚且蔓延，江止以躡大軍之後，而執事自西北控東南之議，不復可行。恐纔風沐雨，正無已時，而吳中之果能出水火而登衽席尚在，可知不可知之間也。某等借箸籌之，及今三兩月之內，可來者未盡潰散，僅完者未盡決裂，但藉奇兵萬人，以一勇將領之閒道而來，旬日之間，緣常唾手可得大軍一至，則朽株枯木亦助聲威。大軍不至，則鐵郭金城將淪灰燼，及今不圖後悔，必矣。聞大軍以一軍圍蕪湖，以一軍趨甯國，上游布置已密，所謂奇兵萬人者，宜由江北渡福山，襲常熟，或由長江直薄江陰，以執事之威，挾疾雷迅霆，從天而降之勢，各路兵勇民團人人奮發，內外應合，即一萬可抵十萬之用。一面檄鎮江、江南、改丹陽、西次高資、檄揚州兵截江，要擊檄艇師沿江助戰，為北路之軍。一面檄寶山兵攻嘉定，松江兵攻青浦，為東路之軍。一面檄杭州兵攻嘉興，湖州兵由太湖復宜興，以會甯國之師，為西南路之軍。同時大舉，下游各賊必將自亂。自潰執事堂之陣，正正之旗，由蕪湖太平以薄金陵，雖有智者不能為賊謀矣。肅清江南，在此一舉。昔梁王僧辯敗侯景，景奔吳郡，僧辯遣侯瑒追之，景南趨嘉興，勢復熾，年趙伯超力拒之，乃退。再松江而宛明主平吳，廖永安先以偏師入福山，港徐達常遇春，自宜興入太湖，趨湖州，守將李伯昇降。嘉興松江繼降，然後進圍平江。二者皆上游進兵，殲賊吳地之證，然皆先以下游一軍牽制之，如出一轍。傳所謂譬如捕鹿，晉人角之，戎人搏之，與晉掎之是也。故陳弼說顧執事，采擇焉。至師行以糧食為先，執事拔營有日，即飛札吳方伯預為籌備，方伯善籌餉，一以委之，必不貽誤。昨已臚陳大畧，顧之聖主，其有奏牘所不能盡者，觀縷如右。特遣錢戶部鼎銘齋呈屬，以包胥秦庭之事，願聽執事無衣之賦，如不得命，江南億萬姓從此死無日矣。惟執事進退之。



嗚呼自宣宗皇帝之季至於咸豐庚申辛酉二十年間軍旅之禍可謂亟矣洪秀全發難廣西以妖神夷鬼之教驅脅窮民軼出桂管順流而下不半載破荆鄂據金陵南極閩嶠北驚帝畿而苗沛霖張隆張樂行以淮上七八無賴扶鄉里羣不逞之徒抗官剽劫禍亦梗於秦晉齊魯兩犯畿輔當粵賊之熾踰據江表建立名號盡有財賦之地幾成割據之勢疑非淮賊之所敢望然金陵窟穴用兵十年遂無噍類而苗張遺孽後七年乃滅何成功之遲速殊耶則所以治之者有不同也昔者聖王之於民盡心焉爾矣為之田里以贍之為之庠序以教之為之禮樂以養之其於吾民若惟恐拂其性而傷其生也而其不率我教則刑亦隨之故有五禮以章德則曰天秩有禮有五刑以討罪則亦曰天討有罪皆所以奉天行事而非吾之有所私也兵者刑之大也刑以禁奸邪兵以禦強暴所謂天之事也後世教民之法一切盡廢固不知所以為禮又其甚者至於刑不足以示警兵不足以示威夫至兵不足威則天之予我以權者幾無所施而天子奉天之事廢矣嗚呼其將何以振哉當粵賊之變合吳楚數省之兵竭天下之財力以攻一城其於三代之用兵不知何如而志在戡亂則猶先王用刑之意也至於淮賊之亂始有撫一之說而刑罰之權弛矣夫撫之為說古人有用之者用之外國漢文帝之於冒頓宣帝之於呼韓邪是也用之中國張喬祝良等之在交趾是也文帝之時漢之始興宣帝之時武帝兵威極盛之餘張喬祝良之定交趾非頑民之好亂迫於州縣之虐而欲自救其生者也方興極盛之時彼固知我之兵力足以滅之而有餘而民之逼迫於州縣則如嬰兒之見苦於婢僕號呼以求慈母此固可以一撫定也使其為天下之亂民方謂我法之不足畏而夷狄方有輕視中國之心乃欲苟且以出於撫之一說則其禍必不可救靖康建炎之際李綱宗澤趙鼎韓岳諸將相皆可以有為而宋之徽欽高宗為女真所脅遂出於和明之流賊蓋亦屢撫而屢叛此其效亦可觀矣無他漢之不肯用兵者仁愛惻隱之心也宋徽欽高宗之議和熊虎燦等之用撫畏葸苟且之計也出於惻隱仁愛其用心可以屈夷狄感異類而出於畏葸苟且則五尺之童愛之夫豈徒如此而已哉忠義之氣君父之仇雖亂之極而其纏結於中者不能泯也吾不能用其所不能泯而以畏葸苟且之說倡之於上則於懷忠義以報君父者必百計以挫之民知其氣之無可伸也斯亦已矣一旦有事而有求於久受挫折之民則勢必無及夏少康以一成旅而中興宋徽欽席累世之業撫萬里之地而社稷移於一朝此何故哉嗚呼豈不可危也哉夫粵賊之亂今日已無事矣使其當長驅乘勝王師屢挫之時按兵不動偽為求撫當時必有墮其計中者則粵禍至今未已可也苗沛霖之初起即威兵以折之其滅於咸豐三四年間亦決也治粵賊知其必出於戰而於沛霖冀其或可以撫故其成功之不同遂至於此皖北之亂吾所目擊也張隆張樂行之徒當時將帥皆謂苟且可撫而賊不能隱忍以誤我旋撫旋叛卒而連滅沛霖以陰



狡之性介於官與賊之間者將十年當時之議且有以不能急誅沛霖議公者及見公之奏章則知當時皖中兵食盡操於某帥之手公孤軍疲乏力固不得為而其苦口以言於上及密謀於楚帥以誅之者固策沛霖之必叛也其後沛霖果叛果既誅死蓋惟知賊之必出於叛則吾亦不能不真出於戰真出於戰而後天下亦遂無不滅之賊嗚呼兵者刑之大也天下事固有必出於戰者而謂可以畏葸苟且之見行之也哉

專責成劉檢十議之二

萬士達

檢逆之起十有餘稔矣所蹂躪五六省矣議所以剿且撫之者非一日矣斬獲散遺積十數萬矣而賊數不加少且浸而威馬將師武臣之不力耶責成不專也夫不能剿而撫縱受竊廉還復叛去撫之無成效已可概見即所謂剿者不過賊東亦東賊豫亦豫賊秦楚亦秦楚往來遂北既難得當即得一當力疲氣怠僅僅自保已為幸事假使復捷斬賊數百於數十萬之賊曾不損其毫髮而我已疲於奔命其在賊則勢皆制我在我則勢皆制於賊安在其所謂剿也故曰今之辦賊非專責成不可然議者必曰賊蹤飄忽靡定忽東忽豫忽秦忽楚將誰責成而可不知賊雖飄忽靡定其目前所竄之處即為定處如竄東即為東境之賊當責之東撫竄豫竄秦楚即為豫與秦楚各境之賊當責之豫撫秦楚撫其入也縱不能扼而盡殲之既追之出當防之使不得入再入馬即不得辭其責東豫秦楚各守其疆使不得入而賊將何所容身議者又必曰中州地勢平曠無險可扼即欲各防其界非增數十萬之兵不可增兵不能增餉奈何不知所謂專責成者一省則責之督撫督撫責之邊界各府州縣若東之南境曹單等邑豫之東北境蘭考虞永等縣西南境南汝二屬西境靈閭等處楚之德黃秦之華陰華州蘇之豐沛蕭碭徐邳皖之宿亳英六等屬皆為賊出沒之路責之各屬地方官使各守其境以無兵無餉為慮則做唐李抱真守澤潞之法籍戶抽丁給以器械蠲其租賦加以訓練一邑之租賦不足則蠲近邑之租賦以助之每邊邑兵約三千擇有膽略才識者為之守令俾統其眾加以本省夙練之軍賊來則互相聯絡勿得浪戰但擊退勿使入境即為首功如有疎虞律以軍法朝廷責成督撫督撫責成邊邑使賊無所容身而湘淮軍踵而遊擊或可也期掃殄剿定而撫可徐議矣必絕其四境之路而後可以威滅收令堅守將帥力擊各專責成賊如釜魚併歟矣

聯民圩剿檢十議之三

萬士達

南止用兵地勢互異南方地窄得勁旅數千人以控扼一路北方地曠難於扼截計頃聯絡民圩協力剿守步步為營既以收犄角之效復以靖不逞之心東豫兩省圩寨錯立始則結寨以禦寇繼且據寨以抗官寨長既非端人寨中莠良不一往往賊

至則獻糧納款兵至反閉閫絕糧若任其漫無鈴束久必生變明季李際遇沈萬金之輩不可不慮蓋謂當於邊境賊所往來要路各寨預為布置每大寨擇一將統兩營兵駐之小寨以一營兵駐之約束不得擅聚毫髮寨中嚴為清釐一寨男女總立一冊籍其強壯另造一冊五家為伍伍長主之二伍為什什長主之十什為隊隊長主之連環互保驅其無賴誅其黨惡擇有才望勇略者為之長嚴定科條酌立賞罰配給火器軍器無事則統兵者教之操演有事則留一半為守按伍登陴以一半隨兩營兵為戰視賊舉動相機出剿明舉烽燧鄰寨援應邑中兵亦出而繼之或擊其中或邀其前後或衝突其左右如常山蛇首尾相應如諸葛八陣星羅棋布觸處為首賊決不敢深入退亦無所掠於野又絕獻糧納款之弊乃以大軍踵而扼之其勢自固矣

兵擾民則民與兵仇兵衛民則民更樂為將用其要在駕馭有道耳

搗賊黨剿擒十議之四

葛士達

賊數雖多烏合蟻聚不相統屬急則相合緩則相圖豈能同心協力莫若廣為招徠以攜之秦觀云盜賊不足深慮所慮者其中有豪傑耳當倣戰國七科虞詡三科之法即召募東皖豫之人不論殺人劫盜苟有藝能皆得應募能十人者即為十人之長能百人者即為百人之長歷之以不測之威予之以非常之賞激以忠義結以至誠彼盜中自負其能或與賊有嫌隙不自安者自必聞風而來得其一二傑黠肯効死力或令歸問其黨與或命為內應或令為鄉道剿辦乃有把握矣昔岳忠武討楊太所部皆西北人不習水戰眾以為難後得賊黨黃佐令攜間其心腹遂八日克之用是道也今賊之長技在馬而我之所長在步使必捨所長習所短不特南北性殊不能嫻習而彌年累月賊勢駸駸乎將不可復制況能有待耶自來禦夷之策莫妙於以夷攻夷而剿賊亦莫善於以賊攻賊捕雀以鷹鷂捕兔以狡犬雖指使者人而不盡恃夫人力者物各以其類相制也假令雀能飛免善走必強人以習雀之飛習兔之走而后捕搏之吾見雀兔不能得人且先斃矣

以賊攻賊如以毒藥攻毒瘡取效最速

重開謀剿擒十議之五

兵法云凡兵者以正合以奇勝又曰兵出於正勝敗參半兵出於奇十有七勝兵出於詭戰無不勝又曰無邊填填之旗無擊堂堂之陣蓋兵者詭道戰者危事是必計出萬全豈容輕於嘗試夫奕小道也其攻取劫奪猶必避實擊虛聲東擊西乃能偶勝獵小技也其驅騁馳逐猶必暗設阱阱埋伏罟羅乃能有獲自來用兵者不下數十百家未有不出奇制勝即遇小敵亦必

以計取之非不敢出於正也出之以正即使能勝亦必互有傷損故知者不樂為此漢高祖曰吾甯關智不願鬪力其意深矣況處四通之地欲與數十萬善走之賊搏而非用奇安能取勝哉夫出奇非必在山水之險也平原曠野麥秋蒙翳到處皆可埋伏賊夜中住宿必據村舍自可乘便掩襲大器為我軍所長然亦必出之以奇蓋見猛烈用兵無定法總以出其不意攻其無備為主而今莫敢出此者豈盡懦怯無能惟不用間諜之故古者軍中召募有能日趨數百里矯健絕倫出入城郭無迹者暨言語伶俐機巧者皆重賞羅致誠有以用之也今誠能招致若輩散布賊中俾追隨賊之動靜凡賊之多寡分合出入路逕及夜中賊首住宿之所時時偵報雖未見賊而賊之形勢洞悉胸中自能隨時用計臨事不致倉皇昔唐武君見韓信欲下井陘請以奇兵襲其輜重成安君不聽信使人間視知其不用乃敢下之夫廣武君之謀必甚密非成安君左右不得知韓信兵未入境已有人伺敵之左右宜其用兵天下莫敵也宋劉錡守順昌夜遣百人口吹竹笛直入金營視電所燭見辮髮者職之金兵大亂是亦必探明其營中門戶及出入路逕故敢以百人掩擊數萬營之入山驟見岩石險惡磴道崎嶇雖勇者亦必色駭心悸有山中人為之引道口講指畫懦夫坦然行之無疑矣知與不知也至用之之法則孫子用間一篇盡之矣要在啗之以破格之賞動之以至誠之心而已

用間為用兵之要古人多成奇功

習長矛劉擒十議之八

萬士達

兵法云長以衛短短以衛長曲道相伏險阨相薄則利刀楯敵眾蜂擁直逼陣前倉卒難支則利巨斧平曠相距遠在百步數十步則利槍礮至若十步之內刀楯不能及而槍礮將又不及施我進則逼賊賊進則逼我勝負之分全在此此刻則莫利長矛長矛之用比他器為難非精習不可意謂練之法當如習射立一木表高與人等分為四部上部為面次為胸次為臍次為足令足上裹鉛持槍去表二十步而立命之刺某部則飛步刺之不得略滯刺無不中矣則稍速其表至五十步為度如是則一練其眼光二練其手法三練其脚步嚴立賞罰五日一考數月之後技可略就臨陣自能擊刺如飛比他器尤為得力

近之練才專習刺擊空勢此立表分部之法較有實際

拒馬繩

地曠無險賊騎衝突不設藩籬陣脚易動用偏廂車恐其轉掉不靈用拒馬木又恐取攜重笨斟酌變通以繩結網橫長一丈寬則半之四寸之目中貫緯線其線稍贏鬆盡其中網之兩邊繫乎中央用椿九根釘著於地椿頭著刺鐵三其梭椿梢削尖

俾易入土兩邊椿長五尺為度中椿略短三分之二使網下凹如撈魚然每網一具刀斧四人伏於網邊以所馬足每一隊兵攜帶兩具卒遇賊來分層布地相機進退隨地方圍麥稊蒙翳亦可埋伏厥器何名曰拒馬繩與鐵蒺藜可相輔而行

宣營兵不宜分疏 同治三年十二月初五日

沈葆楨

竊臣准提督鮑超咨奉 上諭准假兩月假滿後出關剿賊以所籌分勇增兵協餉各事宜請臣切實代奏等因伏惟行兵莫先乎審敵用人必盡其所長臣查回部自唐迄今千有餘年雄視西域種類流入中土與華民雜居雖數百年不改其俗其天性之悍鷙生聚之蕃衍心志之齊一迥非他部之比關外平沙廣漠敵騎雨驟風馳以十數營步卒當之勇者無所施其銳謀者無所售其巧雖勁必折其銳堂堂之陣正正之旗馬隊車營相輔而行始克有濟此用眾之地也汪海洋李世賢鬼域伎倆變態萬端其羽翼尚十餘萬皆百戰之餘懷必死之志閩粵土匪從而附之閩地山重水複千溪萬徑此擊彼竄防不勝防稍涉大意便墮術中其必將識士意士識將心呼吸相通首尾相顧始克有濟此用奇之地也鮑超之治軍也算定後戰度不中不發雖倉猝遇敵必深溝固壘偵探四出務得賊情窮率諸將親觀戰地凡敵營之前後左右山川向背徑途紆折瞭然於心歸詢諸將之願戰者飭取軍令狀乃於廳事畫地為賊壘令諸將各以所派進兵路徑次第按行使人人如虜在目中次日乃決戰號令一出峭然無聲重者不得獨進怯者不得獨退奇正分合使萬眾如一身稍有卻者雖鎮將立按軍法身臨前敵將士能否一一周知故措置營哨各官必稱其職以為室家近則有所戀欲人人有致死之心故不甚用土人親故多則有所恃欲人人有畏罪之心故不甚用鄉人其戰必克楚軍見而信之其罰必行楚軍習而安之故樂用楚人此鮑超一軍之實在情形也前者鮑超到省臣與往返熟商竊以西陲如此其急宜統全部西行再於川省添調額兵甘省多購良馬方可獨當一面謀出萬全誠以此軍繫天下之望必不容使少有蹉跌者也迨接閩中軍報林文察陣歿漳州劉典先勝後挫退守連城閩事大棘江防亦警東南之禍仍未有艾竊以靈軍遠征何如近剿但將康侍諸逆殲盡先紓 朝廷南顧之憂乃以天下全力肅清西陲剿撫兼施自然就範然欲近剿康侍亦須靈營全部兵力方能據陷廓清非酌抽十數營所能竣事且恐新舊交接之際將領兩不相下彼此去就之際士卒互有違心人數驟分軍容頓改也詢鮑超來咨之意第以勢須兼顧姑作調停實則出關必得二萬人方能確有把握臣愚以為與其兼顧而兩無足恃何如專顧而必有所成現鮑超以窳窳未安幸蒙 賞假無論出關入關均必先行回籍合無仰懇 天恩俯念閩疆緊要 敕鮑超假滿後仍即兼程由江入閩其全部先由宋國永要

雲慶會合赴汀以慰民望鄂省軍情稍緩格林沁忠勇謀略卓越羣倫關外情形尤所諸悉如何出關督辦必奏膚功由豫赴甘取途較穩聞省肅清後優楚豫檢拾匪尚熾鮑超亦可就近移師如以回疆所繫匪輕非鮑超迅即出關不可應請 敕鮑超全統所部前往俾得盡其所長並懇 俯如所請 勅下各省寬籌餉項源源接濟專委任以責成功臣前以江省軍餉萬分難支裁撤精提繼果仁右鼓湘等營兵力立形單薄軍營拔後必須另募勁旅以固邊防其雲營入江以來父餉約三十萬尚須分月清理俾資行費總之早奏一路蕩平之績即早釋一分 宵旰之勞

統籌新疆營各省用兵緩急情形疏

駱秉章

竊臣於同治四年正月十九日承准議政王軍機大臣字寄同治三年十二月十五日奉 上諭前據曾國藩奏鮑超請假回籍葬親當經降 旨賞假兩個月 諭令假滿後即行由川起程出關剿辦回匪其舊部兵勇及得力將弁准其酌量帶往並著挑募川勇帶赴關外茲據沈葆楨奏接准鮑超云稱擬帶所部八千三百名另調川兵四千募川省步勇數千酌添馬隊統計新舊各營月需餉十餘萬兩請飭各省酌撥協餉等語新疆各城變亂勢甚猖獗非有內地大支勁兵出關難資剿辦鮑超勇略過人聲威素著必能立功邊域迅掃逆氛該提督以塞外用兵必須厚集擬帶萬餘人前往方能制勝自係實在情形惟籌兵必先籌餉庶幾士飽馬騰所向克捷新疆地處沙漠餉無所出從前用兵皆由各省轉運接濟此次鮑超所帶兵勇月餉計須十餘萬須合各省之力協濟俾免缺乏著官文曾國藩都興阿駱秉章毛鴻賓李鴻章吳昌壽惲世臨劉蓉閻敬銘沈桂芬郭嵩燾恩麟體察情形每月可以協撥若干均各酌定數目奏明辦理即按月如數撥解不得宕延此係緊要兵精眾夥易舉該督等總須顧全大局寬為籌備毋許稍分畛域藉口推諉也將此由五百里諭知官文曾國藩都興阿駱秉章毛鴻賓李鴻章吳昌壽惲世臨劉蓉閻敬銘沈桂芬郭嵩燾並傳諭鮑超恩麟欽此同日又奉 上諭沈葆楨奏甘肅福建軍情均極喫緊雲營兵不宜分並將鮑超原咨抄錄呈覽一摺所稱關外平沙廣漠利在用眾關地山重水複利在用奇西陲軍務緊急鮑超宜統全部西行方可獨當一面第關事大棘江防亦緊若欲肅清康侍各逆亦須雲營全部兵力方能推陷廓清等語尚屬實在情形惟新疆自庫爾喀喇烏蘇失陷伊犁被圍情形萬分岌岌都興阿穆圖善雷正綰等分剿甯夏固原之賊正在得手未能遽雨分兵非另撥大支勁旅迅速西行則出關剿賊之說幾成虛語況聞省餘氛已由左宗棠三路援剿鮑超又分兵萬餘人交雲慶等統帶會剿聞賊兵力不為不厚自可無須再留鮑超全部致增朝廷西顧之憂著曾國藩沈葆楨傳知該提督於假期一滿即日率領所部宋國永等各軍由川起程入甘節節掃蕩早日出關相機進剿雲慶等軍俟聞賊殄滅後仍



著前赴鮑超軍營聽候調遣鮑超請撥川省制兵四千名並由川中招募步勇數千名之處著駱秉章即日妥籌辦理毋稍遲誤致滯師行沙漠地方平原曠野非馬隊軍營相輔而行不克有濟應如何添設馬隊及入甘驛馬之處著鮑超咨商曾國藩斟酌情形實力籌辦鮑超一軍每月需餉十餘萬兩本日已寄諭官文等各就該省情形酌定協濟數目源源撥解等因欽此欽維新疆逆回倡亂自庫爾喀喇烏蘇失陷伊犁被圍勢甚岌岌自宜擇將去師大張撻伐惟查關外用兵與內地迥異平沙廣漠利在馳驅道光年間克復新疆四城擒獲首逆張格爾之役著績以吉材索倫馬隊為最次則招集伊犁等處遣犯用作頭敵立功贖罪此輩强悍之徒久戍邊庭風土習慣且有生還之望是以臨敵思奮奏捷尤速其各省所調征兵疲於遠道不過藉壯聲威良以南方地煖既不能耐西域嚴寒且騎射馳驅非其所長奔走絕漠動輒千里雖有健者尚未臨敵而已疲憊況川楚產米之區人非穀食不飽關外偶有雜糧人眾尚且難繼經過沙磧之中往往以牛湴馬肉藉充饑渴風土異宜飲食異俗用違其地不能盡其所長此川楚兵勇遠征西域甚非所宜也內地用兵祇須籌給餉項兵勇有資隨處可以買食即或偶有乏糧之區屢常轉輸尚易籌辦關外則人稀土曠戈壁不生尋常行旅往來尚須預備乾糧道光年間新疆南路之役於蘭州肅州暨口外節節設立糧臺派員轉運並由內地多購駝隻以備沿途駝運麥麩源源供送大營尚聞偶因途中稍有耽延軍中即不免枵腹以待維時甘省無事麥麩既易采辦關外哈密烏魯木齊亦皆安靜尚可轉輸今則新疆各城屢報失陷搶掠已空而甘肅賊氛徧地半遭蹂躪蓋藏既罄播種失時雖河西甘涼肅三郡尚稱完善而欲日供數萬軍之糧糧轉輸不絕誠恐難繼且關外自哈密而前中途不能梗阻一旦糧運不繼非同內地尚可擇近就食師懸絕漠進退維艱雖有勁旅不戰自困此用兵西域運糧更難籌餉也且鮑超所統萬餘人每月各省籌解餉銀十餘萬兩若在地固敷支用既出關外所費不貲無論各省現值籌防善剿款項皆非充裕即使勉力湊解道途通塞無定難期隨時接濟而鮑超行營每月縱有十餘萬兩所有糗糧行裝皆須於關內預為購備沿途轉運所費甚鉅出關後即無處可以采辦師無宿飽何以言戰戰欲再增餉力更不及此關外用兵非餉項充足不可也至於酌調川兵四千名隨鮑超前赴新疆現在川北自上龍安下至城太皆難敷防川東則酉秀彭浩綦南江合皆與黔境毗連羣寇如毛竄擾幾無虛日建昌則西防會理鹽源東剿越嶲當夷匪時勞征繕松潘則各營新復番務未平岷馬夷匪時萌蠢動省標尤以根本為重前抽調制兵一千五百名交鶴齡統帶赴甘已屬勉強為湊集此川兵所以再難抽調也竊更通籌大局以用兵緩急次第而論倘待逆寇逆等以殘敗之餘遁入關疆兇焰復熾若不大合兵力及早撲滅則浙江江西廣東皆虞窺越籌兵籌餉東南民困仍未能蘇鮑超之建字營剿辦此役前在江西既已

屢挫逆鋒賊中聞風喪膽似不宜遽行抽調正可藉此以靖餘逆且髮捻大股竄擾鄂豫之間往來飄忽附近各省均須戒嚴亟宜添調勁旅面面兜圍除此腹地之患至若滇南叛服靡常貴州全省糜爛川省介居其間沿邊在在設防日久師疲百密尚有一疎黔境羣盜數十萬迫於飢驅日謀來川掠食設被闖入邊界蜀中即不堪設想是川中先將甘境階州踞寇剪除少紓止顧之力即宜抽調各營由東南分道越剿先將黔界肅清並將西南會理一帶布置周密方可進規滇南而無回顧之憂至於新疆各城淪陷固宜早為收復竊維廣漠之外非內地之寇可比即或稍稽天討所肆擾者僅止回疆不至裹脅愈眾蔓延愈廣日久寇心自懈且分踞各城勢已渙散此時西路祇須嚴扼嘉峪關斷其勾結之路回部絕不敢輕窺內地至於北路本有蒙古為之屏藩朝廷加意撫綏沿邊藉資保障逆回曷敢侵犯一俟甘肅各路回匪盪平之後即於現在所調各省兵勇內選其精悍加以重餉預備糗糧統師出關節掃蕩其兵勇在甘從征日久於西陲風土漸加習慣自能得力兼之兩時內地餘逆概就剷除聲威遠播外域震聳而各省元氣漸復籌餉較易轉輸不竭士馬飽騰鼓行而前以擊其懈蠢茲回眾曷敢抗拒天戈所指不異拉朽摧枯新疆立見底定矣此內患既平然後從事西域方可操其勝算也

覆陳川省兵力不能會剿黔匪疏

略東章

竊臣等於同治五年八月二十三日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同治五年八月初八日奉 上諭李瀚章奏援黔勝仗並添勇籌防情形請飭川省會剿一摺江外教匪上抵遵義綏陽桐梓正安下抵涪潭龍泉思南安化婺川賊業甚多與荆竹園股匪處處皆可援應該處與川省毗連必須川東合力會剿方可斷絕內江援應著崇實駱東章即飭令防邊之師由秀山酉陽一帶建瓴而下將外江各匪實力掃蕩與李元度聲勢聯絡以期迅殄逆氛毋稍延誤等因欽此伏查雲南撫臣劉嶽昭自上年由川督兵入黔攻克正安綏陽剿撫遵義四鄉各寨聲威既振烏江南岸何逆巨股賊膽已落適值劉嶽昭簡任雲南巡撫臣等體察雲南情形自督臣勞崇光入省之後駕馭得宜飭令岑毓英剿辦雄鎮一帶股匪屢獲勝仗迤東道路現已疏通並籌撥餉項責成馬如龍專剿逆西杜逆且勞崇光入省數月以來並未咨催劉嶽昭赴滇臣等揣度滇省局勢劉嶽昭督率楚勇遽赴滇省不惟馬如龍等復生疑懼且滇練楚勇口糧懸殊不免觀望推諉勞崇光轉形掣肘而劉嶽昭在遵義一帶正可與湖南援黔之師上下夾擊使賊首尾莫顧黔境可望肅清是以貴州撫臣張亮基奏留劉嶽昭與剿辦黔匪臣等亦具摺陳請暫留劉嶽昭與湖南援黔之師會剿先定黔江然後整旅入滇誠以貴州機不可失乘此掃蕩羣寇則兵威遠播劉嶽昭雖未入滇而滇省懾於先聲不敢遽蒙巨測勞崇光亦可因勢利導使之就其驅策是暫留劉嶽昭在黔於滇事無礙而黔省大



有起色嗣劉嶽昭奉 旨由黔西大定畢節一帶節節掃蕩迅速赴滇臣等因慮劉嶽昭所部果後各營拔發之後遵郡人心未定頗形空虛何逆大股及附近各匪復萌窺伺則新撫各寨又將淪陷於賊是以札飭道員審閱抽調安吉忠字三營前往遵義扼紮兵力已形單薄實苦於無兵可增不能分投肆應現在川省惟湘果九營營武字營十二為大枝動旅湘果一軍分防敘南現值岑毓英攻剿滇邊各匪川省邊隘正形喫緊既難抽動而武字又營又因龍東回氣肆竄警報頻聞其中間雜潰勇藉隸川省者居多川北時虞狙竄復因敘永時有滇黔苗教各匪分番迭擾武字各營分扼川北之廣元川南之大壩暨瀘三處以備往來馳剿此外防兵無多東南一帶已覺不敷分布現在劉嶽昭既由仁懷黔西轉戰而前則川省之敘永合江津等處萬難疏防而湖南之師復由下游進攻則川省之秀山酉陽南川綦江等處又形喫重上下二千餘里處處皆與黔界毗連節節皆可伺隙奔竄且黔省糜爛殆遍羣寇無不垂涎川疆兼以劉嶽昭之軍拔赴雲南湖南援黔之師步步進逼賊勢全注於川省現在仁懷縣城復失黔西仁懷各股賊匪石逆及張偽元帥鄭偽元帥等各糾眾數千涉淺渡河屢撲敘永邊隘雖經兵團屢次悉力擊退旋去旋來防不勝防並據塞關稟報何逆勢又猖獗圍窺遵郡並有股匪竄近正安漸逼川界桐梓油蘿口之賊又復勾結肆擾而江津南川酉陽尚乏兵力防堵時慮賊鋒窺犯策應不及不免蹂躪腹地若再遽移防兵越境深入兵少況不能制敵倘有挫失轉致引盜入境若調集各營專謀剿竹園一路則川省邊隘處處空虛我由此進賊由彼入未及直搗賊巢先以自棄險要竊以川省連年以來時有鄰氛肆擾面面撐住籌餉徵兵實已筋疲力盡貴州尤屬密邇川疆黔寇一日未殄川省一日不能安枕但使力有可圖機有可乘臣等何憚而不為無如遵義既恃川軍鎮壓若再由酉秀出疆會剿實無兵力可分臣等固不敢稍分畛域亦不敢自撤藩籬况查湖南援黔之師已有二萬餘名現既屢獲勝仗並添募善防軍聲不為不壯川省防兵實屬無可抽撥臣等用敢據實陳抑臣等更有請者黔省賊氛偏地民不聊生較之雲南附省及迤東一帶民尚安業商賈流通者情形迥不相同即進西杜逆株守一隅伏而未動督臣勞崇光已派馬如龍剿辦不至如黔省之四面皆形危急劉嶽昭由仁懷黔西大定畢節赴滇必須節節疏通方能前進現尚未出黔境可否請 旨飭令劉嶽昭先約會湖南之師上下夾擊殄平黔寇再行赴滇實於三省大局皆有裨益臣等愚昧之見是否有當仰懇 聖明俯察施行臣等現飭川東沿邊防軍扼要截擊以遏黔匪竄川之故使賊無隙奔軼湖南援黔之軍得以專力攻剿庶可次第掃蕩所有奉 旨派兵會剿黔匪現在川省兵力實難分撥緣由謹合詞恭摺由驛具奏

竊臣去年十月初六日在江南接奉 寄諭直隸營務久經廢弛前經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會同戶部兵部議定選練六軍誠

以根本重地當為自強之謀追檢匪止竄直隸官兵打仗仍不得力雖云訓練未精然國家歲糜鉅萬帑金養此無用之兵實堪痛恨此時賊匪既平亟應將前定練軍章程從新整頓曾國藩久諳戎事應如何因時變通之處著於到任後詳慎妥籌悉心經理務期化為強一洗從前積弊以衛畿疆倘因直境南就就平毘連東豫一帶應督撥軍隊以資彈壓之併由該督斟酌奏明辦理曾國藩未到以前官文務飭各員弁照常訓練不得稍有懈弛神機營原摺均著抄給閱看等因欽此迨臣臘正兩月展覲 天顏仰蒙 聖訓周詳亦以直隸軍練為要務臣於二月抵任檢閱六軍案卷見內外臣工章奏於直隸不宜屯

留客勇一節言之詳矣當此全境教平若留大枝勇隊駐於近畿窮年累月無可剿防無可防不特於居民難期和洽即於事勢亦同贅疣是以諸臣之議多主練兵而不主養勇惟養勇雖非長策而東南募勇多年其中亦儘有良法美意為此間練軍所當參用者臣請略言數端一曰文法宜簡勇丁帕首短衣樸誠苦耐但講實際不事虛文營規只有數條此外別無文告管轄只論差事不甚計較官階而挖濠築壘刻日而告成運米搬柴崇朝而集事兵則編籍入伍同應差使講求儀節即有一種在官人役氣象及其出征則行路須用官車紮營須用民夫油滑偷惰積習使然而前此所定練軍規條至一百五十餘條之多雖士大夫不能驟通而全記文法太繁官氣太重此當參用勇營之意者也一曰事權宜專一營之權全付營官統領不為遙制統領或欲招軍買馬儲糧制械點陟將弁防剿進止大帥有求必應從不掣肘近年江楚大將為統領時即能大展其才縱橫如意皆由事權歸一之故今直隸六軍統領迭次更換所部營哨文武各官皆總督派撥前往下有異長分其任上有總督攬其全統領並無進退人才綜管領項之權一旦驅之赴敵羣下豈肯用命加以總理衙門戶部兵部層層鈐制雖良將亦瞻前顧後莫敢放膽任事又焉能盡其所長此亦當參用勇營之意者也一曰情意宜洽勇營之制營官由統領挑選營之木馬統領如根由根而生幹生枝生葉皆一氣所貫通是以勇糧雖出自公款而勇丁感營官挑選之意若皆受其私惠平日既有恩誼相孚臨陣自能患難相顧今練軍之兵離其本營本汛調入新哨新隊其挑取多由本營主政新練之營官不能操去取之權而又別無優待親兵獎拔健卒之柄上下隔閡情意全不相聯緩急豈可深恃此雖欲參用勇營之意而勢有所不能者也又聞各營練兵皆有冒名頂替之弊防不及防蓋兵丁之常態口分不足以自給每兼以小買賣生手藝營生藉裨事畜之資此各省所同也直隸六軍以此處之兵調至他處訓練其練餉二兩四錢在練營支領其底餉一兩五錢仍在本營支領兵丁不願離鄉往往正身仍留本處特於練營左近僱人頂替應點應操少分練軍所加之餉給與受僱冒名之人一遇有